

## 第九回 惜多才認作賊子 坑薄命借俠圖財

詞曰：

眉灣灣，眼團團，怎把山雞認作鸞，飢來不擇餐？心說酸，淚垂干，不道人情狼虎般，嬌花怎不殘？

右調《長相思》

話說翠翹因見那楚卿象個舊家子弟，不合起了個妄想的念頭，便一時渾得沒了主意。

又一日，忽聽得那楚卿又在隔樓吟詠，翠翹不覺倚窗凝睛熟視。那楚卿初時故作不見，等翠翹看他時，三不知回過頭來向翠翹深深一揖，翠翹倉促中回了一個萬福，縮身便退。那楚卿因對著樓跌足自語道：「如此國色天姿女子，怎麼落在娼家，真令人怒氣填胸，鬚髮上指！若有商量，待我效昆侖盜出紅綃，等他一馬一鞍，也見我這點熱腸。祇是不能與他面談，問其詳細。他身在籠中，又不解儂意，怎能出此火坑？美人，美人，雖說佳人已屬沙叱利，猶幸義士還逢古押衙。祇可惜今日當面又錯過了。」言罷，掩窗而入，歎息之聲，猶咄咄不絕。

卻說翠翹雖斂跡退入，卻不曾去遠，那人說的話，卻句句都聽得明明白白。心中暗喜道：「我祇道他是個文人，原來也是個俠客。今幸有緣得遇，可惜方纔不曾求告得他。」又想道：「若是求告他，隔牆私語，被人看破，出醜不便。莫若寫下一封書，隔窗投去，細訴苦情，他自然憐我。若能拔出火坑，就跟隨此人為妾為婢，也強似為娼多多矣。」主意定了，因作書一封。

書曰：

翠翹不幸，遭遇家難。又不幸，為匪人所欺，墮落煙花。每至清風朗月，痛紅顏之失所；秋帳冬缸，傷薄命之無歸。自謂風塵賤女，難希君子垂憐；豈料俠烈高人，深為裙釵動念。口口開籠，聲聲救苦，言聞於耳，感已銘心。倘遂其言，則雖死之日，猶生之年。昔人云「骨化形銷，丹忱不泯；因風委露，猶託清塵」，良有以夫。

本欲哭訴君前，奈身無采翼。所望者，郎君義膽包天，雄謀蓋世，必能出奇計，引困籠離孽海也。平康惡況，度刻如年。早一刻，則沾一刻之惠。君之德也，妾之願也。

謹搖尾伏首，惟仁人是望是禱。

翠翹寫完了書，欲要隔窗擲去，又恐怕投不入，失落了，被他人看見，欲要尋人寄去，卻又無人。正費躊躇，無心中走到樓下園內閑步。忽見一童子來挑水，翠翹問道：「你是哪家小官？」那童兒以手指口，作不能言之狀。翠翹疑是楚家人，因問道：「你莫不是楚家小官嗎？」那童子連連點頭。翠翹又問道：「我聞啞者必聾，你可聾嗎？」那童子搖頭作不聾狀。翠翹低低道：「我有一緘寄與你相公，煩你帶去，不可失誤。」那啞子點頭，就伸手來接。翠翹便忙忙取了遞與他道：「收好了。」那啞子緊緊藏在貼內，打完水，竟自去了。

次日，啞童兒又來汲水。翠翹走近前問信道：「可有回書嗎？」那啞童兒點頭相應，取出一條素紙封兒，遞與翠翹。翠翹接了，便轉身上樓拆開，上有「昔越」二字。不解其意，仔細沉吟，幾番費解。忽然有悟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他約我二十一日戌時越牆相見。今乃二十一，晚上他約來相會，須索要伺候他，經不得媽媽屋中有事耽擱哩。天！我王翠翹得見君子，仗他義俠，脫離火坑，全靠神靈默祐。」將樓上收拾潔淨，以待楚生。

將及黃昏，忽然秀媽來看他。問道：「我兒身子健否？」翠翹道：「這幾日漸覺平復。」秀媽道：「如此卻好。你媽媽這兩日為你婚姻終日碌碌，高不成，低不就，十分納悶。你在這裏甚是不便，那些浪子聞你的名，日日來擾，巴不得尋個主兒，等你也了卻終身，你媽媽也有幾兩銀子別用。如今一鄒家要來娶你，不知可成得麼？甚是心焦得緊。連日不曾來看你，放心不落。今略少閑，替你清談清談。」翠翹道：「有累媽媽費心。」鍋邊秀拿酒至，兩人對酌，攀古論今，直至更深方散。

翠翹心下十分慌張，送媽媽回去，將門重重關上，又將燈細照了一番。上樓開窗一望，早有一梯靠於窗前。翠翹且驚且喜，咳嗽一聲，外面也咳嗽一聲，便有人扶梯登樓，緣窗而入。翠翹一看，果是楚生，不勝之喜。因倒身下拜道：「薄命翠翹，流落煙花，望乞仁人，提出坑陷。生當銜環，死當結草。」楚生答拜道：「久仰芳卿，孝義絕人。近見牢籠娼室，不勝憤恨，每為髮指。昨又承華紮下頰，盡悉芳卿五內。小生雖不比許俊押衙，亦當勉力出卿於火坑孽海之中，必不敢負芳卿一片心也。」翠翹流涕感謝道：「若能如此，是翹之一天也。」二人相對甚樂。

楚生因調之道：「身在娼門，孤芳自守，亦寂寞乎？」翠翹道：「心似太虛，一任浮雲來往，何能染我？」楚生道：「祇怕已染半藍也。」翠翹道：「任他涅也不淄。」楚生道：「人非草木，未免有情。亦復誰能適此？」因以身逼翠翹道：「良宵相遇，已不可虛度。況吾定計脫卿，豈可無以謝我？」翠翹道：「此身不死，願以異日。」楚生道：「今日發刃之始，若不和諧，恐後事不利。」翠翹因要厚結其心，求他欲拔身了，又因此身已失，非復昔日之比，便應道：「求郎拯救，豈敢惜薦衾枕。但願他日切莫中道棄擲，使奴有白頭之歎！」楚生忙跪地叩頭，罰誓道：「我楚卿若負了王翠翹今日之情，強人開剝，碎屍萬段，全家盡遭兵火！」翠翹因扶起道：「願君轉禍成祥。」於是男貪女愛，攜手登床。玉扣含羞解，銀燈帶笑吹，一霎時無限溫存。（闕）

雨罷雲收，銅壺漏箭，且四催矣。翠翹道：「妾感郎君義俠，蒲柳之姿竟蹈崔張之轍，唯君子憐而秘之。幸早定奇計，脫解妾身，終事君子，實心願也。」楚生道：「此我事也，三日內定以奇計脫汝。」翠翹再三致謝。比及五更，楚生別去。

次晚復至道：「我著人探訪媽兒口氣，他原無心把你從良，祇想你身體強健，依然賣與番兒手。有兩家在這裏說，許了他七百兩銀子，他還不肯，要一千兩方賣，我一時又湊辦不起。那主兒出了七百，若添百數討了去，可不辜負了你這番義氣，我一段熱腸？吾今已另有一計矣。」翠翹聽了，半信半疑道：「如今卻計將安出？」楚生道：「三十六著，走為上著。」翠翹道：「此非上策，萬一拿著，郎君脫身去了，叫我翠翹渾身是口，也難分說。一個好端端的人，倒弄得要死不能，要活不得，那時怎處？願君再定良謀，此策殊未盡善。」楚生道：「不妨。吾有名馬一匹，日行千里，馬奴健兒，武勇超人，一夜工夫有三百里走。明夜緣窗而下，跨馬往北，天明便離了本境。再僱了騾馬，一同進京。我楚府裏家眷，那個敢來攔阻！」

翠翹心下猶疑，欲不依他，業已失身於彼，恐怕翻轉面皮，為害不小；若是隨他去，又恐一個走不脫。這書此處是，見了本

他磨滅。千番思量，萬般躊躇，進退兩難，行止莫決。點頭嗟嘆道：「又遇魔頭也！咳，我王翠翹錯認他是個仗義君子，那知他是個行險小人，這事多管要做出來。也罷，也罷，不去也不好，去也不好，死中求活，聽天而行，祇得依他去吧。」兩淚交流，對楚生道：「此去行險僥幸，凶多吉少，須要郎君全始全終。當不得半路丟了我，我就死在黃泉，斷斷不肯放你。」楚生道：「卿無過慮。就到那出頭出腳時節，我挺身認了；拚得還他原銀，怕他怎麼奈何了我。」翠翹道：「郎若如此，妾無慮矣。」楚生快活無極，翠翹優鬱千般。

次夜更深，楚生越窗而至，對翠翹道：「萬事已備，請卿啟行。」翠翹猶有遲疑狀，楚生又誓道：「若事敗，楚卿不以身任，而致令翹娘受辱者，千蟲萬毒，攢食其身！」翠翹遂意決，下窗上馬，楚生亦上馬同行。

翠翹見那馬夫青褶襪，氈笠，攜傘同行。此時九月天氣，霜降以後，地面近海，便覺寒色侵人。正值廿三四，又無月色，好生淒慘。在馬上歎道：「好共歹，都在今番也。」意懶心灰，隨馬而行。忽聞雞聲報曉，口吟一絕。

詩曰：

四野雞聲齊報，一村曉霧重封。

小舟漫移曲浦，篙師未愜西東。

楚生道：「天且明矣，急早加鞭，出得這個所在，就好安住了。」翠翹加鞭趕行。忽聽後面喊聲大作，翠翹曉得不是好聲息，對楚生道：「後面人喧，定是追我者矣。郎害我也！」楚生道：「無妨，我一力承當，怕他怎的！」

看看後人追至，楚生將馬一控道：「我去替他說話。」此時天尚未甚明，不知楚生往那條路去了。翠翹還認定他真放馬回去，對追的人說話，勒著馬等候。追者趕上道：「拿著了！」卻原來是馬龜同秀媽。幾個鄰裏地方見了罵道：「好淫婦！不肯接客，卻跟野漢子逃走。替我反綁起來，鎖了！」手下人一齊動手，捆縛起來。

翠翹此時死又死不及，悔又悔不得，心中還仗著楚生來救駕，那知他打鼓弄琵琶，相逢是一家，不知那方去了。

秀媽吩咐道：「他一人不能獨行，必有個姦夫，尋一尋看。」樹旁邊尋出一條漢子，認得卻是都詐。秀媽道：「你這奴才，你在我家幾年，我也不曾薄待你，你喫酒撒潑，我方纔打發你出去。你卻怎的敢拐我家的人走？」抓住了就是一頓鞭子。都詐祇是不做聲。秀媽罵翠翹道：「好客不接，卻去偷垃圾保兒，你這腌臢潑賤！且帶回家去，再替你說話。」一齊回轉本境，已是巳牌時候。看的人盡歎息道：「恁般一個好女子，卻跟了個保兒走。」翠翹羞的臉紅氣脹，祇將雙眼閉著垂淚而已。

忽一人道：「你們不要恁的胡說，壞了那女子的名聲。這事多分又是那楚卿爛心的笑耍他。」翠翹初時還要倚楚卿為泰山，今忽聽了此言，曉得他是一夥人，做弄他一個。咬牙切齒，怨一聲自家，恨一聲楚卿，歎一句命薄，罵一句喬才。嗟怨未已，已至家中。

秀媽吩咐鍋邊秀，將翠翹衣服盡剝了，連網腳也去個乾淨。將繩子兜胸盤住，穿到兩邊臂膊，單縛住兩個大指頭，吊在梁上。離地三寸，止容腳尖落地。那壁廂也將都詐吊起，祇不脫他褲子。翠翹無寸絲遮蓋，赤身露體，羞得沒處躲藏。到此地位，生死由人，一身無主，祇得閉著眼睛，隨他怎的。秀媽罵道：「好淫婦！好賤人！我叫你接客，你就將刀刎頸圖賴我，你跟人走去就是該的？你道是好人家兒女，不肯做娼家事，我十分敬重你，放你在後樓居住，不教你見客迎人，日日替你尋個好人家打發你起身。那知你都是假惺惺，幾日兒就皮癢難過，去偷漢子。偷別人也還好看些，恁般急得緊，就跟了個保兒走了。你這樣賤貨，不比你哪裏怕！」提起皮鞭，一氣就打了二三十。可憐翠翹，幾曾受過恁般刑法？手是吊住的，腳下祇得二大指沾地。打一鞭轉一轉，滴溜溜轉個不歇。正是人情似鐵非為鐵，刑法如爐卻是爐。

翠翹欲死不能，求生無術，哀告道：「娘，打不得了，待我死了吧。」秀媽道：「噢，你倒想著死哩，我且打你個要死。」又一氣打了二三十皮鞭。翠翹心膽俱碎，道：「娘，真打不得了，聽你賣了我吧。」秀媽道：「我正打你個要賣。」又是二三十皮鞭。這番翠翹氣都要接不來了，道：「娘，真正打不得了！我要生則生，要我死則死，要我接客，也情願接客了。」秀媽道：「你來騙我，我若放你，你就要作怪哩。我做這四百五十兩銀子不著，祇活活打殺你！」正是：

祇因賺入牢籠內，

生死由人定主張。

未知翠翹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